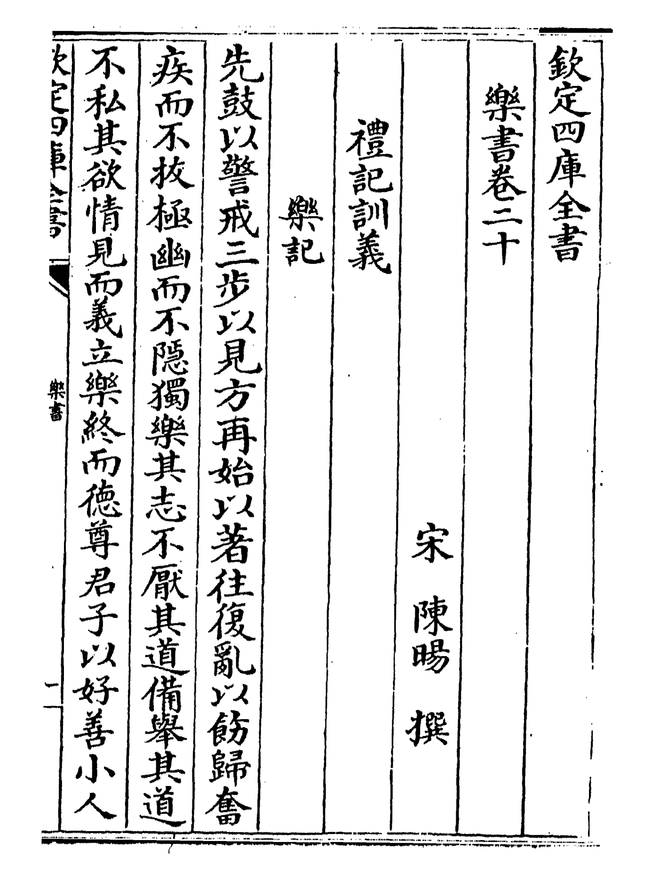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樂書卷二十

宋 陳暘 撰

禮記訓義

樂記

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

以聽過生民之道樂為大焉

凡兵以鼓進以金止大武之樂先鼓以警戒出而治兵也三步以見方武始而北出也再始以著往再成而滅商也復亂以飭歸入而振旅也奮疾而不拔太公之志也極幽而不隱周名之治也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志以道寧也備舉其道不私其欲以道制欲也凡此又舞動其容而已乃若詩發乎情則情見而義立者武王仗義以平亂也歌陳乎德則樂終而德尊者

武王偃武以修文也義立則天下歸之以為王德尊則天下宗之以為君君子履之莫不惡惡而好善小人視之莫不懋功而聽過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由此其本也然則生民之道有不以樂為大乎此六樂所以均謂之大歟荀卿曰樂者治人之盛者也而墨子非之則墨子之於道猶瞽之於白黑聾之於清濁之楚而北求也斯言信矣孔子曰民之所由生禮為大又曰所以治愛人禮為大由此觀之生民之道豈特

樂為大哉雖禮亦然故曰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可欲之謂善翦商之事非人所欲故有厭而不樂者矣然武王獨樂其志不厭其道豈私一己之欲為哉果斷濟功以天下之心為心而已若韶則既盡美矣又盡善也雖甚盛德蔑以加於此孔子聞之於後世猶足樂而忘味獨樂而不厭蓋有不足言者矣且先鼓以警戒非特行師為然視學亦如之故文王世子曰天子視學大昕鼓徵

所以警衆也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

樂由天作禮以地制别而言之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合而言之自其别言之樂由陽來天道也禮由陰作地道也天覆萬物施其德以養之與而不取故曰樂也者施也地載萬物因其材而長之與而取之故曰禮也者報也詩於上帝祈而不報於社稷則報之而已亦是意也自其合言之春夏散天地仁

氣而之乎施秋冬歛天地義氣而歸乎報施者天下之至德報者天下之大利仁近於樂而主施義近於禮而主報亦是意也雖然樂以施為主而不遺於報故以之章德又所以反始也禮以報為主而不遺於施故禮尚往來而務施報也故曰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樂施而禮報猶易所謂闢戶謂之乾闔戶謂之坤也樂施而有報禮報而有施猶易所謂一闔一闢謂之變也

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
先王因德以作樂緣情以制禮則德也者樂之所自
生情也者禮之所自始樂樂其所自生所以章德施
之道也禮反其所自始所以報情報之道也豈萬物
並作各歸其根之意歟離而言之則然合而言之一
於反始而已樂主章德非無情也故曰樂也者情之
不可變者也禮主報情非無德也故曰禮樂皆得謂
之有德此言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禮器言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檀弓言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其不同何也曰物之在天下乾始之坤生之春生之秋成之始之然後生生之然後成自然之序也而禮樂如之禮器主乎禮故先言禮也者反其所自生而以樂樂其所自成繼之樂記主乎樂故先言樂樂其所自生而以禮反其所自始繼之然則禮不言所自成樂不言所自始者蓋天下之理粗而顯者聖人未嘗不欲微之以之神妙而

幽者聖人未嘗不欲闡之以之明禮也者微而之神故推而上之有及於所自始樂也者闡而之明故推而下之有至於所自成是禮由陰作陰則能生而已成歲功者不與焉樂由陽來陽則主成歲功而生亦得而兼之君統臣功之意也若夫檀弓之論禮樂主太公五世反葬於周言之故變始而言本以人本乎祖故也

樂書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樂書卷二十一至三十五

詳校官內閣學士管理樂部臣鄒奕孝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錄監生臣許　溶

樂書卷二十一

宋　陳暘　撰

禮記訓義

樂記

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

書曰大輅在賓階面禮器郊特牲曰大路繁纓一就明堂位曰乘大路大路商路也孔子曰乘殷之輅則

商尚質其大路則木路而已周尚文其大路豈玉路
歟周馭玉路者謂之大馭則玉路為大路明矣大輅
天子之車所以贈諸侯蓋商制非周制也雜記諸侯
之賵有乘黄大路則諸侯之大路蓋金路非玉路木
路也金路謂之大路猶熊侯謂之大侯也春秋傳稱
王賜晉文公以大路之服祝鮀言先王分魯衛晉以
大路王賜鄭子僑叔孫豹以大路杜氏以賜魯衛晉
之大路為金路賜鄭子僑叔孫豹之大路為革木二

路於義或然何以明之玉路大路也以其於四路為大故也金路綴路也以其綴於玉路故也先路象路也以其行道所先故也次路革路木路也以其次於象路故也葢周天子之路以玉為大諸侯以金為大大夫以革木為大其為大同其所以為大異矣大路一就先路三就則次路容有五就七就者矣鄭氏釋禮以七就為誤是不知書以次路兼草木二路之意也史遷樂書易車為輿是不知車可以統輿輿不可

以兼車之意也世本云奚仲始造車考之易理伏犧畫卦寓大輿之象有虞氏之路有鸞車之制奚仲夏之車正而已安得謂之始造乎

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

周官司常日月為常交龍為旂全羽為旞析羽為旌別之則旌旂異制合之則旂亦可謂之旌爾雅曰素錦綢杠纁帛縿素陞龍于縿練旒九飾以組維以縷蓋揭旗以杠綢杠以錦正幅為縿屬縿為旒旒亦謂

之縿旆以纁則旒旆矣左傳謂旆旆茷是也升龍素則降龍青矣曲禮謂左青龍是也青陽也仁之色也素陰也義之色也陽上而降陰下而升交泰之道也君德之用存焉商頌曰龍旂十乘則龍旂九旒所以象火火而養信蓋商天子之旌非周制也周制則巾車王乘玉路建大常十有二旒以祀郊特牲曰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象天也日月為常諸侯亦謂之常行人公侯伯子男建常是也交龍為旂天子之常

亦謂之旂覲禮天子載大旂是也同是常也天子謂之大常同是旂也天子謂之大旂尊卑之等然也司馬法謂旗章夏以日月上明商以虎上威周以龍章上文不亦誤乎

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所以贈諸侯也

周官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獵屬北龜

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公羊傳曰龜青
純何休曰龜甲頫也千歲之龜青頫然則六龜之色
蓋亦各視其頫而已爾雅龜有十種寶龜居一焉禮
器諸侯以龜為寶家不寶龜儀禮大夫士祭筮而已
由是觀之寶龜則天子諸侯之禮也天子尺有二寸
諸侯八寸而大夫不預焉此臧文仲居蔡所以為僭
逸禮言大夫六寸未免為誤也蓋易有卦而彖緣之
衣有依而系緣之龜有甲而頫緣之青入為黑北方

之色也而智於是乎藏黑出為青東方之色也而仁於是乎顯青黑緣天子之寶龜為其能顯仁藏智也天子之贈諸侯以大輅龍旂寶龜為正牛羊之羣則從之而已凡以報其所施禮樂之道也以其有安民之德故報以天子之車以其有君民之德故報以天子之旌以其有守國之智故報以天子之龜以其有養民之道故報之以牛羊之羣車服以庸其意如此司馬遷易寶為葆亦好奇之過也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
在天有性命之理在人有性命之情樂天道也必成
之以人故曰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人道也必
成之以天故曰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經曰樂者
人情之所不免也禮也者理也其意如此對而言之
則然通而言之樂通倫理非特主乎情禮緣人情非
特主乎理變則革而不偭故易則化而不離形則變
之於易為重易之於變為輕樂重而禮輕故於樂言

變於禮言易莊周於命言不可變於性言不可易其意亦由是也彼變禮易樂者何足以知此

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

樂出於天地之和莫適而非同禮出於天地之别莫適而非異樂之統同非求同於樂也因其自同本和以統之而已禮之辨異非求異於禮也因其自異别宜以辨之而已同有所統異有所辨而禮樂之說蓋有所不能忘焉然禮樂法而不說亦不過管乎人情

者而已荀卿曰樂合同禮別異禮樂之統管乎聖人

矣蓋統之必有宗故言管乎聖人說之不過乎人情

故言管乎人情是人情者禮樂之管而聖人又人情

之管也記有言禮樂之事與道有言禮樂之情與文

有言禮樂之原與說者事不若道之妙文不若情之

深說不若原之遠也禮樂之說與少儀工游於說皃

氏為鐘有說同意

窮本知變樂之情也

樂者音之所由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故本於哀心感者其聲之變也噍以殺本於樂心感者其聲之變也嘽以緩本於喜心感者其聲之變也發以散本於怒心感者其聲之變也粗以厲至於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要之皆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則情而已此窮人心之本知聲音之變所以為樂之情也易以窮神知化為德之盛則窮本知變其樂情之至歟今夫禮樂之情同禮非無情

也其情不過合敬而已樂非無經也其經特倡和清
濁迭相為之而已此言窮本知變荀卿言窮本極變
者知言其始極言其終

樂書卷二十一

樂書卷二十二

宋　陳暘　撰

禮記訓義

樂記

著誠去偽禮之經也

誠者性之德偽者性之賊著誠則正人足以副其誠去偽則邪人足以防其失君子之於禮有所竭情盡

慎致其敬而誠若非著誠歟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非去偽歟禮天之經也著誠去偽則全於天真而不汩於人偽其於禮之經也何有書所謂天秩有禮者此也孔子曰禮也者敬而已矣孟子陳善閉邪謂之敬陳善所以著人之誠閉邪所以去人之偽然則所謂敬者豈不為禮之經乎夫禮釋回增美質領惡而全好與此同意荀卿謂生於聖人之偽是亦不為知隆禮者也極而論之豈惟禮去偽哉雖樂亦

不可為偽矣凡物有微著有去取言著誠則偽在所微矣言去偽則誠在所取矣

禮樂偩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是故大人舉禮樂而天地將為昭焉

天地先禮樂而形禮樂後天地而作故天地陰陽之情禮樂得以偩而出之也蓋天地之道其明為禮樂其幽為神明其位為上下其物為精粗內之為父子

外之為君臣先王原天地之序以制禮道天地之和以作樂償天地之情於後而使幽者闡達神明之徳於外而使顯者徴神之在上而不可知也則降而下之在下而不可知也則與而上之夫然後隂陽交通而物體之精粗有所凝矣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而人倫之大節有所領矣凝與喩則凝形同義領與領天下國家同義今夫禮則有常而天地所常之情見於恒樂則有感而天地所感之情見於咸則償天地之

情也夫天宙然示人神矣而樂率之以從天夫地佗然示人明矣而禮居之以從地則達神明之德也六變而天神降八變而地示出皆可得而禮焉是樂也而禮與焉德産之致也精微而物體之精者凝焉德發揚詡萬物而物體之粗者凝焉是禮也而樂與焉則凝是精粗之體也禮則異數樂則異文而父子君臣之節莫不統是焉則領父子君臣之節也蓋聖人相天地以成能者也故制作禮樂而天地官矣大人

配天地以成位者也故舉禮樂而天地將為昭焉自偵天地之情至領父子君臣之節則禮樂之所同自天地訢合至卵者不殈則樂之所獨在易咸恒萃皆言天地萬物之情大壯止言天地之情與此同意太史公以偵天地之情為順天地之誠非也

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觡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則樂之道歸焉耳

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陰陽者萬物之男女也天地訢合而化醇陰陽相得而化生其於煦嫗覆育萬物也何有自物之無情者言之草木則皆茂區萌則上達自物之有情言之羽翼奮則凡排空而飛者舉矣角觡生則凡摭實而走者舉矣蟄蟲昭蘇則鱗介之物遂矣羽者嫗伏毛者孕鬻則羽毛之物蕃矣九竅者胎生無內敗之殰八竅者卵生無外裂之殈則樂之道歸是矣蓋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

不化者能化化然則所謂樂之道豈非不生而生生不化而化化化者邪經曰樂者天地之和和故百物皆化又曰大樂與天地同和和故百物不失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百物皆化之意也胎生者不殰卵生者不殈百物不失之意也樂之於物如此則凡變而有所致且得無是理哉昔黄帝張樂於洞庭之野而萬物至於循生則又進乎此矣此言天地訢合陰陽相得先天地後陰陽上言陰陽相摩天地相盪先陰陽後

天地者蓋天地體也陰陽用也自樂之出體致用言之故先天地自樂之攝用歸體言之故先陰陽

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陽六為律而黄鍾其首也陰六為吕而大吕其首也古之作樂必奏律而歌吕則黄鍾大吕合而和聲者也弦之以琴瑟歌之以雅頌堂上之樂也盾謂之干鉞謂之揚武舞執焉堂下之樂也蓋樂之本在人心禮之本在人情一管乎人君而已故黄鍾大吕以為律弦歌以為聲干揚以為器則樂之末節而非其本者也故童子舞之童子習末故也鋪筵席司几筵之職也陳尊俎司尊彝内外饔之職也列籩豆籩人醢

人之職也即是而以升降為禮則禮之末節而非其本者也故有司掌之司伺末故也仲尼之告子張不以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為禮而以言而履之為禮不以行綴兆興羽籥作鍾鼓為樂而以行而樂之為樂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是以天下太平也周官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而教六詩焉則得乎聲詩之意南面而立者人君也辨乎聲詩之用北面而弦者樂師而已樂師北面而弦與司盟北面

而詔明神同意今夫吉禮五而莫先於祭凶禮五而莫重於喪尸象神者也而宗廟之敬繫焉主人主喪者也而致喪之哀繫焉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辨六號九祭逆尸相尸禮則辨宗廟之禮後尸而相之者宗祝之職也古者祝習夏禮謂之夏祝習商禮謂之商祝故士喪禮主人反即位商祝襲祭服禄衣次繼之主人襲反位商祝掩瑱設幎目則辨喪禮後主人而相之者商祝之職也蓋禮樂之於天下得

之斯為德行之斯為行能之斯為藝執之斯為事德必有行而行不全德者有矣藝必兼事而事不全藝者有矣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事也祭統曰禘嘗之義大矣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由是觀之禮樂之本在人君而其末繫於童子有司樂師是禮成而上藝成而下也宗廟之敬在尸而致喪之哀在主人祝也者相尸主以接神者也特後之以

辨其事而已是行成而先事成而後也先王有制於天下使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者豈有他哉不過上先下後不失本末之施而已莊周有之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其大致然也

樂書卷二十二

樂書卷二十三

宋 陳暘 撰

禮記訓義

樂記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而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

樂之於天下中則和過則淫故黄帝之咸池堯之大

章舜禹之韶夏商周之武䕶其聲足樂而不流其文足論而不息此所謂中則和古樂之發也鄭之好濫宋之燕女衛之促數齊之敖辟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此所謂過則淫新樂之發也今夫中人以下可以語下亦可以語上以上語之則倦而不樂以下語之則樂而不倦故魏武之於徐無鬼聞詩書禮樂則未嘗啓齒聞相狗馬則大悅秦孝公之於商鞅聞帝王之道未嘗概意聞霸道則前席是聽言則對誦言

如醉古之下流者皆然豈特魏文之於樂哉莊周曰
大聲不入俚耳折揚皇華則嗑然而笑豈是謂邪蓋
文侯之於古樂則在所外而唯恐卧於新樂則在所
内而不知倦此其問所以有彼此之辭也然則聽樂
必端冕何邪曰端取其端以正已也冕取其俛以接
物也諸侯玄端以祭則端冕諸侯之祭服也文侯以
祭服聽樂猶檜君以朝服逍遥其好鄭衛之音不已
甚乎古者端衣或施於冠或施於冕冠禮冠者玄端

緇布冠既冠易服玄冠玄端特牲禮主人冠冕玄內則子事父母冠緌纓端韠公西華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以至晉侯端委以入武宮晏平仲端委以立虎門端之施於冠者也荀子端衣玄裳絻而乘路大戴禮武王端冕受丹書與此所謂端冕端之施於冕者也要之皆非朝服而朝服則天子以素諸侯以緇未聞以玄端也鄭氏釋儀禮謂玄端則朝服之衣易其裳爾釋玉藻曰朝服玄端素裳不知奚據而云

雜記襲朝服一玄端一緇禮受朝服自西階受玄端

自堂然則玄端不得為朝服明矣

子貢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

守拊鼓

古者舞列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旅之為義生

於師旅之旅其陳足以成列也其陳以成列則衆故

也然則所謂進旅退旅豈非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

進退成列邪正聲感人而和樂興焉姦聲感人而淫

樂興焉其樂和而不淫其聲正而不姦者以志意廣故也廣則容姦狹則思欲以廣而後和正雖廣而不容姦矣進旅退旅進退得齊焉和正以廣志意得廣焉抑又作之堂上弦之以琴瑟作之堂下匏之以笙簧堂上非特琴瑟也又會守拊焉堂下非特笙簧也又會守鼓焉夫秉水者付之泭作樂者付之拊磬之或擊或拊磬聲大小之辨也拊之或搏或拊拊聲大小之辨也搏拊之搏有父之用焉荀卿曰縣一鍾而

尚拊大戴禮曰縣一磬而尚拊則拊設於一鍾一磬之東其衆器之父歟學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荀卿曰鼓樂之君則鼓以作樂其衆聲之君歟蓋衆謂之會待謂之守堂上之樂衆矣其所待以作者在拊堂下之樂衆矣其所待以作者在鼓會守拊鼓則衆樂備舉矣然堂上則門内之治以拊為之父堂下則門外之治以鼓為之君内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而樂實有以合和之古樂之發修身

及家均平天下如此而已與夫新樂之發俳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者豈不有間乎今夫拊之為器韋表糠裏狀則類鼓聲則和柔倡而不和非徒鏗鏘而已書傳謂以韋為鼓白虎通謂拊革而糠是也其設則堂上書所謂搏拊是也其用則先歌禮所謂登歌則令奏擊拊是也書謂之搏拊明堂位謂之拊搏者以其或拊或搏莫適先後故也

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

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𤼵也

周官大司樂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大夏而上文舞也大濩而下武舞也古之樂舞始奏以文復亂以武雖清奏象舞其文也武奏大武其武也文先之武次之有安不忘危之意而揖讓征誅之義盡矣豈非莊周所謂文武經綸邪治亂以相之亂與武亂之亂同訊疾以雅之訊與三刺之訊同然干羽之舞雜然並奏容有失行列而不治并疾

速而不刺者矣是故治亂以相有文明以節之使之和而不流也訊疾以雅有法度以正之使之奮而不拔也荀卿之論舞以為目不自見耳不自聞然而治俯仰詘信進退遲速莫不廉制盡筋骨之力以要鍾鼓拊會之節而靡有悖逆者在相與雅而已書曰恒舞于宮無相以節之故也詩曰屢舞僛僛無雅以正之故也樂終於舞如此則樂終而德尊故明樂之君子於是語以告之道古以明之而君子小人未有不

好善而聽過者矣文王世子曰大樂正斆舞干戚語
說鄉射禮曰古者於旅也語不過如此修身及家平
均天下而天下皆寧矣然相之為器所以節文舞也
蓋生於舂不相之相笙師掌教舂是已昔梁王築城
以小鼓為節而役者以杵和之蓋其遺制也鄭氏謂
相以節樂則是謂之為拊則非豈惑於方言以糠為
相之說歟雅之為器所以正武舞也笙師掌教雅以
教祴樂是已賓出以雅欲其醉不失正也工舞以雅

欲其訊疾不失正也賔出以雅有祴夏之樂則工舞以雅其樂可知矣二鄭之論雅制類皆約漢法爲言疑其有所受之周官以興道諷誦言語爲樂語此特説語與道古者豈舉上下見中之意邪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

荀卿曰鄭衛之音使人之心淫舞韶歌武使人之心

莊然則新樂之與古其來尚矣形於動靜則進俯退俯其陳不足以成列也發於聲音則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其聲不足以合奏也豈非政散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之謂邪蓋古樂之發始奏以文復亂以武而不聞及優侏儒也治亂以相訊疾以雅而不聞獶雜子女也𢎞匏笙簧會守拊鼓而不聞不知父子也夫然後足以使長幼男女之理父子君臣之節皆形見於樂而有別矣其有不可以語且道古耶文王世

子曰既歌而語以成之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者此也若夫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如檀長卿所為古無有也君子不道也不過知聲而不知音知音知舞而不知節禽獸之歸而已豈知夾谷之戲孔子所以請誅齊人之饋孔子所以遂行歟古樂言始奏以見終新樂言樂終以見始互發故也

樂書卷二十三

樂書卷二十四

宋 陳暘 撰

禮記訓義

樂記

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古以德音謂之樂今以溺音為之則非樂也淫濫之音而已是樂與音固相近而不同也文侯所問在樂

所好在音是知音而不知樂真衆庶之見爾非君子之道也孔子惡鄭聲之亂雅及顔淵問為邦而告之以韶舞為可則鄭聲為可放其貴禮樂賤邪音如此是子夏所學則孔子也然則文侯聽古樂惟恐卧聽鄭衛之音而不知倦必叩其兩端而竭焉以盡陳善閉邪之道孰謂子夏不知尊夫子之道而敬其君歟孟子以齊王不能同樂於民故語之以今樂猶古所以引而進之也子夏以文侯好音而不知樂故對之

以令樂異古所以抑而攻之也

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曰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

天地非四時不運民非五穀不養則四時者天地之使候也穀者民之司命也蓋天地以順動則四時不忒是天地順理然後四時各當其分也德者成和之修則民有德人之和也而五穀昌天地之和應之也如此災害不生而無疾疢禍亂不作而無妖祥合是數者無適而不當則三才之理得豈不謂之大當乎天下大當然後作為父子君臣之禮以為紀綱蓋人倫之至也與夫新樂之發獶雜子女不知父子以亂

人之大倫者異矣荀卿曰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一家紀綱在父子天下綱紀在君臣內外相維而紀綱正則天下之動貞夫一而大定矣在易既濟定也本於剛柔正而位當家人家道正也而終於天下定然則天下大當而禮可行天下大定而樂可作固其時夫然後正六律而使之和聲和五聲而使之協律弦之琴瑟歌之詩頌則中聲所止無非盛德之形容焉膚詎不為德音之樂邪周官大師掌教六詩

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瞽矇掌鼓琴瑟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此之謂也周之世世修德莫若文王詩之形容文王之德莫若靈臺而靈臺所美又不過虡業維樅賁鼓維鏞矇瞍奏公而已然則文王之樂豈不原於德音邪且王季以一諸侯之微卒能比德文王而靡悔以王大邦受帝祉施孫子如此其感者貊其德音故也魏文侯果能放溺而好德則古樂之道是誠在我德成而上比雖文王亦我師也患

不閑邪存誠以馴致之爾由是知子夏之於君夫豈以其不能而遂賊之邪蓋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者禮也作為鼗鼓椌楬壎篪以為德音者樂也識其文者能述而明知其情者能作而聖均謂之聖人不亦可乎今夫古樂之發六律固正矣而後世四清興焉律之所以不正也五聲固和矣而後世二變興焉聲之所以不和也然四清之名起於鐘磬縣之二八之文非古制也豈鄭氏傳會漢得石磬十六而妄為

之說邪二變之名起於六十律旋宫之言非古制也豈京房傅會左氏七音以奉五聲之說邪是不知左氏所謂七音即八音也八音以土為主是以金石絲竹匏與革木皆待之而後和焉故虞書樂記國語之論八音皆虚土音以為之主猶之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虚其五之意也由是觀之樂之音有八雖謂之七音可也孰謂合二變而七之乎前說詩言其志歌咏其聲此說弦歌詩頌先後不同何也曰前則

本詩而為歌故詩為先與書詩言志歌永言同意此則本所歌之詩言之故詩為後與瞽矇弦歌誦詩同意至於以貊為莫比為俾其亦傳聞之誤歟

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

夫樂者音之所由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故在音為樂在心為志鄭音好濫而志從以淫宋音燕女而志從以溺衛音趨數而志從以煩齊音敖辟而志從以喬志淫則心蕩志煩則心亂志溺則心下志喬則心高皆非中聲所止非所以為德音之樂也蓋樂所以放淫亦所以誨淫所以章德亦所以敗德故放淫章德古樂之發也古樂之發肅肅乎其敬而制之以禮雝雝乎其和而制之以義如此則外不淫色內

不害德舉而措之天下何事不行況用之祭祀而先祖不是聽邪書謂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者此也新樂之發反是其何以行之哉鄭衛齊宋之樂均出於溺音詳而論之鄭之音淫於宋衛之音淫于齊故魏文侯問鄭衛而不及齊宋細而別之衛之淫風流行又不若鄭國之盛故孔子之對顏淵與惡其亂雅又畧衛而語鄭也子夏言齊音之淫色害德本衰世言之師乙謂齊音見利而讓本盛時言之

樂書卷二十四

樂書卷二十五

宋　陳暘　撰

禮記訓義

樂記

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

君者臣之倡上者下所儀故君以心好之則臣未有

不為之於朝上以迹行之則民未有不從之於下然則人君之於民所以觸而發之者豈難也哉不過謹吾好惡示之使知禁而已上之好惡可不謹歟子夏之於詩仲尼蓋嘗引而進之不可謂不達其意矣始以貊其德音美王季之德中以肅雍和鳴頌成王之樂終又以牖民孔易勉之是子夏之於魏欲使是君為成周之君是民為成周之民彼其用心不亦仲尼欲為東周之意乎文侯誠能移溺音之好而好是德

音内以和心外以肅敬則樂行而民嚮方天下皆寧矣豈特魏哉如不能乎其好惡反周道之正而已然子路之於祭君子以為知禮子夏之於魏君子以為知樂至孔子論帝王之禮樂不以告回者語之夫豈以二子為不知之邪要之得禮樂以成德克允蹈而行之者惟回而已莊周亦謂回忘禮樂孰謂周也詭於聖人然後聖人作為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鍾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

之廟也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

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聖人作樂以發諸聲音者寓之象以稽諸度數者寓之器是故作鼗以為鼗鼓而鼗所以兆奏鼓者也作木以為椌楬而楬所以止合樂者也作土為壎而始有所倡作竹為篪而終有所和則播鼗而鼓從之中聲以發焉擊椌而楬止之中聲以節焉吹壎而篪應之中聲以和焉蓋弦

歌詩頌中聲之所止也而謂之德音則鞉鼓椌楬壎篪中聲之所出也謂之德音之音不亦宜乎樂以中和為用而和以中為始故國語之論八音不過曰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然則德音之音豈不存於中德乎聖人既作為六者之器以寓德音之樂抑又越之金石以為鍾磬宣之匏絲以為竽瑟所以諧其聲舞武以干戚舞文以旄狄所以動其容則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而神人奚適不和哉此所以祭先王之廟

而幽足以交於神獻酬酳酢而明足以交於人行之當時而官序貴賤莫不得其宜示之後世而尊卑長幼莫不得其序也何害德淫色之有孰謂古樂之發不可用之祭祀邪大司樂奏宗廟之樂始於䕫鼓管磬終於九德之歌九磬之舞者此也今夫樂之在器以鼓為君以相為相在聲以宫為君以商為臣歌在上而貴舞在下而賤凡理之形見於樂者未有不寓貴賤尊卑長幼之意是樂之所樂而禮未嘗不行於

其間不亦知樂幾於禮之意歟不言柷敔而言椌楬者柷以中虛為用而聲出焉故又謂之椌敔以伏虎為形而聲伏焉故又謂之楬蓋聲之出也樂由之合焉聲之伏也樂由之止焉亦陰陽之義也書不云乎合止柷敔

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鍾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

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聚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古者上農掘土出金以為鍾上工磨石出玉以為磬鍾於五行為金於五事為言於五藏為氣於五性為義金則奏而為鏗鏘言則發而為號令直其氣所以立橫方其義所以立武此聽其聲所以思武臣也磬

於八音爲石於八卦爲乾石則其形曲折而有别乾則其行剛健而不陷有别所以立辨不陷所以致死此聽其聲所以思死封疆之臣也琴瑟則静好而其音同出於絲絲聲則噍殺而哀絜静而廉依義以立志而已此聽其聲所以思志義之臣也竽笙簫管則發猛而其音同出於竹竹聲則動濁而濫合比而會有聚衆之義焉此聽其聲所以思畜聚之臣也鼓爲樂之君而鼙則卑者所鼓其爲革聲一也士譁而讙

羣趨而動有進衆之義焉此聽鼓鼙之聲所以思將帥之臣也蓋有死封疆之臣則外足以保疆埸有志義之臣則内足以厲風俗有畜聚之臣其衆足以順治有勇武將帥之臣其威足以無敵為國之道無競惟人而已君子之於音聽之在心不在耳彼其音之所發亦誠有所合之也豈在悅鄭衛之鏗鏘而已哉魏文侯之為君蓋不知此子夏所以深諭之也合而謂之言鍾聲鼓鼙之聲則知然之為琴瑟竹之為竽

笙簫管也言絲聲竹聲則知鍾之為金鼓鞾之為革也言石聲磬則金聲鍾之類見矣言竹聲濫則石聲清之類見矣匏竹異制言竹則匏在其中矣革木一聲言革則木在其中矣就八者單出言之故謂之聲由聽其雜比言之故謂之音聽音必言君子者惟君子為能知樂故也八音不言土者以七音待土贊之而後和故也鄭康成以石聲磬當為罄字之誤豈經旨哉於傳有之金聲鏗鏗以立横横以勁武金聲正

則人思武矣石聲硜硜以立別別以致死石聲正則人思死節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絲音正則人將立操矣竹音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竹音正則人思和治矣土音濁濁以立太太以含育土音正則人思寛厚革音讙讙以進衆革音正則人思毅勇貌音啾啾以立清清以忠謹匏音正則人思恭愛木音直直以立正正以寡欲木音正則人思潔已亦足發明此矣古人嘗謂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然則畜

聚之臣何足思哉蓋畜聚之臣則畜衆而使之聚若鄉遂之官是已非所謂聚歛之臣也聚歛之臣孔子嘗欲鳴鼓而攻之則子夏學於孔子者也其肯語而思之乎琴瑟之音言哀鼓鼙之音言讙者蓋琴瑟夏至之音一陰生之時也鼓鼙冬至之音一陽生之時也陽主樂陰主哀陽主讙陰主静此其音所以不同

樂書卷二十五

樂書卷二十六

宋　陳暘　撰

禮記訓義

樂記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衆也咏嘆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

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

古之善論兵者以齊之技擊不可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遇秦之鋭士秦之鋭士不可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敵武王之仁義仁則愛人而惡人之害之也義則循理而惡人之亂之也未有下不得人和

上不得天時者矣夫豈以衆之不得為病事之不逮為恐時之不及為慮哉其所以備戒如此者出而與民同患人之所畏不可不畏爾覲其誓師之辭曰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敵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其意亦可見矣人之左手足不如右強則左者無事於用而右者有事於用也武舞之行列亂矣而皆坐是致其有用者寃其無用者以文止武而已非所謂

武坐也故賓牟賈之言孔子無取焉故曰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武王之勝商遏劉應天順人而已非利天下也尚何聲淫及商之有乎武樂之聲淫及商非武王之志然也有司失其傳而已故賓牟賈之言孔子有取焉爾故曰唯丘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然則賓牟賈之言樂及此與夫蘇夔言聲而不及雅者異矣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女夫樂者象

成者也揔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兵者不祥之器而干者非伐人之兵也揔干而山立其象武王征而不伐之意歟君無為而逸臣無不為而勞揔干而山立象武王征而不伐之事以君逸故

也發揚蹈厲象太公時維鷹揚之志以臣勞故也孔子語魯太師之樂以翕如為作以繹如為成是樂以始作以變成武王之樂六成則六變而已始而北出三步以見方也再成而滅商再始以著往也三成而南自北而南也四成而南國是疆正域彼江漢汝墳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不私其欲也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樂終而德尊也樂象武功之成如此而已蓋不疆南國而分陜以治未可也不分陜以治而使

之復綴以崇天子未可也分治㸔於臣故別而為二復綴統於君故合而為一然始而北出為治兵所以尚威武也終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則入為振旅所以反尊卑也蓋大武之舞以鼓進以金止以鼓進則分左右夾而進之所以欲事功之蚤濟也以金止則久立於綴兆之位而遲之所以待諸侯之至也其所以如此者匪棘其欲也致天討除人害以對于天下而已然則武樂六成韶樂九成何也曰二與四

為六而坤用之兩地之數也一三五為九而乾用之參天之數也武武樂也而屬乎陰其成以兩地之數韶文樂也而屬乎陽其成以參天之數象成莫大乎形而數如之亦節奏自然之符也

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黄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

昔武王誅殘賊反牧野非心利天下以棘吾欲也棘

於裂地封先代之後與之共守而已蓋黃帝為有熊而封其後於薊帝堯為陶唐而封其後於祝帝舜為有虞而封其後於陳所以備三恪也禹為夏后而別以姒氏契為商姓而別以子氏或封杞或封宋所以備二代也帝德也封之備三恪崇德故也王業也封之備二代尊業故也帝則德備事簡不必修其禮物焉雖不待下車封之可也王則業大事煩必修其禮物然後可以封雖欲不待下車信乎其未能矣均是

二王之後一則以封一則以投何邪曰古者在賢則封之不賢則投之禹之後非若武庚以三監叛也封之以仁所以崇先代投之以義所以戒後世孔子定書正禮皆斷自唐虞此封先代之後必及黃帝者豈二帝二王之君皆出於黃帝故邪與商周禘嚳同意

史記并論封神農之後於焦言之第弗深考爾

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禄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

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商王暴虐諫輔而比干以諫死囚奴正士而箕子以智奴剥喪元良而商容以仁隐皇天震怒命武王誅之夫豈使之利廣土衆民為哉蕲於繼絶世獲仁人而已以謂既死者不可復作封其墓以旌異之可也生者猶可因任囚者釋之而使以德隐者起之而復

其位急親賢故也商政之施於民者可謂虐矣弛之使從寛所以安之禄之加於士者可謂薄矣倍之使加厚所以勸之急先務故也書曰乃反商政政由舊者此歟馬者兵介之用散之華山而弗復乘牛者引重之具散之桃林而弗復服示天下不復用兵畜矣車甲所以備敵者也衅而藏之於府庫干戈所以勝敵者也倒載而包之以虎皮示天下不復用兵械矣將帥之士使之列爵分土而為諸侯示天下不復用

武臣矣凡此名之曰建櫜而實以偃兵也荀卿曰古者明王之舉大事立大功也大事已博大功已立則君享其成羣臣享其功是以為善者勸為不善者沮如此而已考工記言櫜之欲其約也詩曰載櫜弓矢蓋旗之為物令士卒者也令士卒以用之為常其建之則必揭而用之櫜之為物約弓矢者也約弓矢以不用為常其建之則必束而不用矣故建之與旗同其所以建之與旗異然則武成以歸馬華山放牛桃

林為先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為後與此異何邪曰昔者㲊楚孔子問以傷人為先而馬次之先人後物古之君子皆然夫誼武王偃兵獨先物後賢邪是知武成簡編錯誤而記之所載為不失其序書言箕子比干而不及微子者豈以微子之分封於宋以代武庚為商後故邪此先比干後箕子者豈以箕子之利負不若比干輔相之為至邪與孟子論賢人之序同意書先箕子後比干者以比干之死在箕子

為奴之後也與孔子論三仁之序同意封二王之後所以戒後世之為君者封比干之墓所以勸後世之為臣者式商容之閭言其始行商容而復其位言其終釋者以商容為商之禮樂失之遠矣

樂書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樂書卷二十七

宋　陳暘　撰

禮記訓義

樂記

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

武王翦商之後六軍之士皆散歸之六鄉而天子諸侯始講郊射之禮蓋六遂之地謂之野六鄉之地謂之郊

古者虞庠在國之西郊而諸侯之學亦在郊則知郊射必於郊之學武王克商行郊射之禮猶即商學而已何則周人之學有東西無左右商人之學有左右無東西地道尊右而畀左故諸侯郊射於左學以貍首為節天子郊射於右學以騶虞為節也然君子之於射有揖遜之取有勇力之取不主皮之射揖遜之取也貫革之射勇力之取也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則尚揖遜不尚勇力矣今夫貍之為物其性善搏其行則止而擬度焉射者必持弓矢審

囿蕃而後發亦擬度之意也騶虞見於周南而貍首無
所經見逸詩有之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
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豈貍
首之詩邪檀弓曰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豈貍
首之歌邪貍首樂御而射以禮則小大御于君所而
會之有時而然也故射義曰諸侯以貍首為節樂時
會也騶虞義獸也又其色白宜正以殺為事而不殺
是亦仁之至也騶虞樂仁而殺以時則庶類蕃殖而

朝廷治朝廷治則百官備而無曠職矣故射義曰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儀禮大射樂正命大師奏貍首鄉射奏騶虞蓋亦如此

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劒也

周官司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由是觀之子男之君視公

侯伯為卑而孤卿大夫又視子男為卑此子男之君所以與孤卿大夫同服裨冕也裨之為言埤也埤與裨皆非正卑道故也玉藻言諸侯裨冕以祭儀禮言侯氏裨冕舉子男以見侯伯也荀卿言大夫裨冕記言大夫冕而祭於公舉大夫以見孤卿也古者虎賁之士雖多其所以統之者不過下大夫二人而已武王勝商之後天子郊射以騶虞為節諸侯郊射以貍首為節而貫革之射息孤卿大夫服裨冕搢笏而虎

賁之士說劒則偃武修文之意可見矣古之造字者武欲止旗欲偃干欲立戈欲倒弓欲弛矢欲入劒欲斂然則虎賁之士說劒固武王所欲也彼其用之者豈所欲哉鄭康成謂裨衣袞之屬也孔頴達因謂天子六服以大裘為上其餘為裨不亦誤乎

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

天子以保四海為孝諸侯以保社稷為孝是四海之

民為重而諸侯之社稷次之也孝經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則嚴父之孝莫大於此天子以孝致明
堂之祀而四海之民莫不觀化而知孝老吾老以及
人之老故也不然則臣子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
故曰祀乎明堂而民知孝也存省聘頫臣之禮也朝
覲宗遇君之禮也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而朝覲居
其一朝春以圖天下之事覲秋以比邦國之功然後
諸侯不敢一於制節抑又知謹度以修臣道焉不然

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曰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也公田謂之藉借民力治之故也王所親耕謂之藉借民力終之故也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助祭而王必躬耕以共齍盛者以為祭不自致則如不祭以此率諸侯事其先君夫孰不知所以敬哉不然則匱神祀困民財而天下將有不藉之譏矣故曰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也道千乘之國者莫先於敬事而信故成王戒諸侯於廟

以敬爾在公為始誥康叔於國以式克敬典為重則諸侯知所以敬固當務之為急也言孝則知敬之為養言臣則知孝之為子武王一舉事而天下知所以父子君臣上下之教得非有言前之信令外之誠然邪自郊射而息貫革之射晃笏而説虎賁之劒偃武之教也祀明堂以教孝朝覲以教臣耕藉以教敬修文之教也五者並行於天下豈不為教之大者歟祭義言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食三老五更於太

學所以教諸侯之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耕藉所以教諸侯之養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為天下之大教五與此詳略不同何也曰繼治者其道同繼亂者其道變祭義論先王治世之常法故以食老更祀先賢次於祀明堂以耕藉先於朝覲者以諸侯資孝弟以成德然後能盡為人臣子之道而民不興焉樂記論武王牧野一時之權宜故以偃武為先修文為後使民知孝為先諸侯之敬為後抑又將帥

之士使為諸侯未必知朝覲又急於耕籍此施教所以不純乎先王之序也與宣王之雅不純文武之序同意今夫夏后氏世室商人重屋周人明堂論治世常法而曰祀乎明堂可也武王牧野之事亦曰祀明堂可乎曰明堂之制周法然也武王牧野之事未必有是記者言之豈追成周之制言之歟文王為西伯之時而詩以臯門應門造舟為梁追美之義恊於此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醤而饋執爵而

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

天地人之數以三成以五備故天統三辰五星於上地統三極五行於下人統三德五事於其中然則三老五更之數亦視諸此王建國必立三卿鄉飲酒必立三賔養老必立三老故禮運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三賔之於鄉三卿之於國三公之於朝皆非一人為之則三老五更之於學豈皆以一人名之邪後世以尉元為三老游明根為五更之類皆以一人為之

非古意也古者十年以長則父事之五年以長則兄事之況老更乎三老有成人之德近於父者也先王以父道事之五更更事之久近於兄者也先王以兄道事之然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其所以事人不過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以禮之冕而揔干以樂之而已以此教諸侯然而有不弟者未之有也今夫養老之禮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則食之於大學七十者而已有虞氏以燕禮夏后

氏以饗禮商人以食禮則以食禮食之者商人而已文王世子言天子視學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言親祖割牲則適饌可知言執醬而饋則珍具可知言執爵而酳則省醴可知言冕而摠干則發咏可知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豈非天子視學之禮邪武王牧野之事以五教為急食老更為緩故其序如此祭義亦於五教之後語及是者所繼之教雖治亂不同及其

成功也彼播棄不廸者譏之於書名之訊夢者刺之於詩亦豈知先王所以食老更之意哉射有左右學鄉學也食老更於太學國學也學記言黨庠術序繼之以國有學與此同意然則養老有虞氏以深衣夏后氏以燕衣周人以玄衣食禮而服縞者惟商人為然縞衣非冕服必冕而揔干者以舞者樂之成故特服冕所以重其事也冕而揔干施於食禮而記稱食嘗無樂者考之於詩商頌言顧予烝嘗而有鍾鼓鞉

鼓莞磬之聲周雅言以往烝嘗而有鼓鍾送尸之樂則嘗非無樂也周官凡饗食樂師鍾師奏燕樂籥師鼓羽籥之舞則食非無樂也謂之食嘗無樂蓋非商

周制歟

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樂者德之聲舞者德之容武王偃武修文之後習射服冕祀明堂講朝覲耕耤田食老更而禮樂之教交修于天下是雖因於商人而周之制作實兼修而用

之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而樂舞之遲猶四時之運陽積而成暑非一日也孔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盡美矣故其成必久未盡善故非所以為備樂何獨至久立於綴而疑之𡿨路之四達謂之逵道之四達謂之皇故誅賞廢興資此以成禮樂刑政資此以備然則周道四達亦可知

樂書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樂書卷二十八

宋 陳暘 撰

禮記訓義

樂記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

陂則險平則易邪則曲正則直易則易知性之所以為智也直則內敬性之所以為禮也子者天性之愛所以為仁也諒者天性之誠所以為信也蓋性者心之地心者天之君神之舍者也致樂以治心而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於性之所受者能樂於性之所受者能樂則於事之所遇者能安此易所謂樂天安土之意也於事之所遇者能安則不失其所而其德可久矣此坤之安貞吉老子謂

地久之意也孔子曰智者樂仁者壽又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則樂者智者之道也安者仁者之道也易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孟子曰聖人之於天道則久者賢人之地道也天者聖人之天道也神則聖而不可知雖陰陽且不能測況於人乎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由是觀之久則地道天則天道然則仁智有人道而神有不為自然者邪蓋不離於宗謂之天不離於精謂之神古之學者自仁率之至

於天道自善充之至於神致樂以治心而至於天則神固其理也孟子曰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荀卿曰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如此而已今夫待言而信者以人有意故也天則無待於言而畏矣待怒而威者以人有情故也神則無待於怒而威矣易曰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曰神武不殺書曰德威惟畏荀子曰至德嘿然而喻不怒而威樂也者章德者也豈待言而後信怒而後威邪子思論至誠不息則久卒

至於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其意亦何異此
離而言之天與神異合而言之則一故莊子曰神而
不可不為者天也易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是
已老子言天乃道道乃久此言久則天天則神者豈
久者又天道之始終歟記有之不閉其久是天道也
蓋天可以兼地地不可以兼天猶形而上者可以言
器形而下者不可以言道
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

孔子曰臨之以莊則敬是莊為敬之始而敬不止於莊書曰嚴恭寅畏傳曰有威可畏謂之威則嚴為威之始而威不止於嚴蓋身主信躬主詘致禮以治躬則自卑而尊人撙節退讓以明之而已非主乎信者也其於治躬也何有然貌肅則莊敬重則嚴威是嚴威以莊敬為本莊敬以嚴威為文也禮也者資莊敬以為教待威嚴而後行然樂記先嚴而後威先後之序也曲禮先威而後嚴重輕之序也致禮以治躬則

馴致有漸不得不以先後序之班朝治軍涖官行法則分守致嚴不得不以重輕序之

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

樂由中出而本乎心則和樂者心之發於天真者也禮自外作而見乎貌則莊敬者貌之形於肅括者也故致樂以治心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致禮以治躬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

入之矣況其久者乎周之末造鹿鳴廢則和樂缺矣菁莪廢則無禮儀矣況能治心於內治躬於外以全所謂一體者乎然鄙詐之心反乎子諒者也易慢之心反乎莊敬者也言反乎子諒者推而上之以見易直言反乎莊敬者推而下之以見嚴威言之法也且古人於禮樂不可以斯須去身斯須去身而為心害如此況三年不為其害將如之何哉宰我之說蓋有為而言記言鄙詐易慢之心以內明外也太史公言

暴慢姦邪之行以外明内也

故樂也者動於内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内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顔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煇動於内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

禮樂之於天下辨上下之位則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相通以致用也定内外之分則樂動於内禮動

於外相辨以立體也其為體用雖殊而所以職乎動則一而已豈非天下之動貞夫一歟記者兩言之為更端異故也今夫保合大和者其乾乎天下至順者其坤乎樂由天作未有不本乾之和禮以地制未有不本坤之順樂非特和而已有以極天下之和也禮非特順而已有以極天下之順也曾子言君子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誠信達之於顏色恭敬達之於容貌君子內和於心以達誠信則民瞻

其顔色而弗與爭焉以内信外也外順於貌以達恭敬則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之心焉以外直内也曲禮曰執爾顔正爾容祭義曰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冠義曰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顔色是顔色之於容貌為内容貌之於顔色為外故於内和之樂言顔色外順之禮言容貌樂也者德之不可匿者也故德煇動乎内而民莫不承聽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故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君子所為民視聽而以

之者也豈不為民之耳目乎揚雄曰天之肇降生民使其目見耳聞是以視之禮聽之樂如視不禮聽不樂雖有民焉得而塗諸可謂知比矣由是觀之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之民無難矣患內不用志外不用力焉耳子張問政孔子對之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然則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則安上治民移風易俗猶反掌耳為政豈難哉此孔子將為政於衛所以深悼禮樂之不興也樂雖主和未嘗

不順和順積中是也禮雖主順未嘗不和禮之用和為貴是也樂雖章德而禮非不以德人而無禮焉以為德是也禮雖主理而樂非不以理樂通倫理是也樂也者動於內禮也者動於外主禮樂言之樂所以修內禮所以修外主教世子言之

樂書卷二十八